

## 千年“石炭歌”

姚中华

煤属石头家族的成员，隐身在地层深处，历尽地壳亿万年的运动变迁，有着自然造化石质的机理和坚硬的禀赋。煤又有别于一般普通的石头，它不是地壳深处岩浆凝固的产物，而是大自然植物历经沧海桑田演变的结果。黑黝黝的煤块储藏着最原始的能量，当它重见天日后，燃烧自己发出光和热，温暖着这个世界，也温暖了亿万人。由今溯古，追寻煤在人类生活中的足迹，古时它被称为石墨、石炭。最早记载开采并讴歌它的，是苏轼的《石炭歌》。

听了老者的介绍，我们立即驱车前往花家寺。果然，在通往镇北一条公路不远处，有一座煤矿。高高的井塔，长长的运煤管廊，那是现代煤矿的标志性建筑。我知道，如同我曾经工作过的煤矿一样，每天，人们从井塔走进底层深处，与千万年的岩石对话，与深藏的黑黝黝煤炭对话。只是，我们是寻找诗人笔下开采的古煤窑而来，眼前的景象与那首镌刻在脑海中的《石炭歌》描绘出的情形迥然不同。没有“万人鼓舞千人看”的场面，更没有肩挑车拉的情形，只有一条铁路通向远方。我知道，那是煤矿铁路专用线，矿井每天开采出来的煤，通过专列运往远方。

从诗人描述古人开采的炭窑，到眼前这座现代化煤矿，千年间有着怎样的故事，又有着怎样的延续与传承，我们找不到嫁接的线索，也无从得知。

二

从石炭到煤炭，不仅是称呼的改变，时光也流逝了千年。当年，那个风雪交加、阴雨绵绵的冬天，徐州城有多少百姓为了生计，陷入一筹莫展之中？燃料奇缺，为了换取一捆能够生火取暖的柴薪，许多人跑遍全城，一家挨着一家敲门求援，结果到处碰壁，空手而归。

此时，苏轼任徐州太守仅有一年零八个月。到任以来，身为太守，苏东坡领着全城百姓历经阻击围城洪水、抗击百年不遇的旱灾之后，还没有来得及喘口气，又面临着寒冬断薪的考验。苏轼心中清楚，缺柴断薪，百姓不仅无法生火取暖，就连一日三餐也成了难题。民以食为天，有米做不成饭，岂不比无米下锅更难堪？

南山的栗林已经砍伐完了，百姓储备的柴已被雨雪淋湿殆尽，就连一捆干爽的秸秆和树枝在城里也难以寻觅。室外，天色阴沉，雨雪连连，根本没有晴好的迹象。

诗人忧心如焚：“君不见前年雨雪行人断，城中居民风裂骨。湿薪半束抱衾裯，日暮敲门无处换。”如何带领全城百姓度过寒冬？老天似乎给这个天才的诗人出了一道致命的难题。